

1932.7.26 出版
每月出版三次

編輯者 先鋒社
通訊處 北大一院轉
代售處 各埠各書店
各學校號房

丸

第一期

雜誌

定價

零售：每份大洋四分
半年大洋六角
全年大洋一元

次目

- 一 國際形勢之論在德國
- 二 中俄復交與中國反帝運動
- 三 揭穿「國民參政會」的陰謀
- 四 法并提出我們的要求和辦法
- 五 廣止內戰大同盟運動的認識
- 六 二師慘案與學生運動的任務
- 七 怎樣保衛蘇聯

國際形勢之論在德國

托洛斯基

(十一) 西班牙的革命，對於無產階級直接奪取政權的鬥爭，創造了一般的政治前提。西班牙無產階級工團主義之傳統，其為革命發展途徑上的主要障礙之一，至此立刻顯露出來了。共產國際現出了意外的襲擊。在革命初期全然無力的西班牙共產黨，在一切問題上通採取了虛偽的立場。西班牙的經驗，證明了×座國際現時的領導，是被壞先進工人的革命之如何可怕的工具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極端的落在事變發展的後面，工人英勇鬥爭之政治上的燃性，無政府——工團主義和社會民主黨之實際的相互扶助——主要的政治條件，便是如此；這條件致使共和主義的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在其聯合中，能夠恢復壓迫的機關，能夠給暴動羣衆以接連不斷的打擊，能夠集中大部分政權於政府手中。

在這一例子之中，我們可以看見資產階級同革命羣衆鬥爭，絕非特法西斯主義為唯一的工具。現時存在於西班牙的統治，首先答覆了克連斯派的，即最後（「將近最後的」）左派政府的觀念，這種政府實則只能推動資產階級在鬥爭中反對革命。但是這類政府，一般說來，并非一定是軟弱的和疲憊的。在缺乏有力的革命的無產階級之下，半改良的混合，左派的辭句，最左的暴烈與鎮壓，對於資產階級較法西斯派還要適用。

西班牙革命之尚未終結，這是不用不着說的，即最初步的任務（土地問題，教會問題和民族問題），牠都沒有解決，而民衆的革命來源，亦絕無涸竭。資產階級的革命，除其所給與的以外，再多是不能給了的。至談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則西班牙現時國內的狀況，可以稱之為革命前期的狀況，但亦僅如此而已。因之西班牙

革命之進攻的發展，多多少少具有一種遷移的性質。即此似乎歷史的過程，為西班牙×產主義開設了一個新的信託部。

(二)倘若嚴格的分別起來，革命前期與直接的革命形勢中間，可以經過數年的部分的時漲時落的時期，則根據這點，也能稱英國的現狀，為革命前期的狀況。英國的經濟狀況，已達到極端的艱苦程度。但在這一點上——保守的國家之政治建築，則遠不及其經濟基礎的變動。當要用新的政治形式與新的方法之前，英國民族的一切階級，總是一再的企圖找尋舊的庇藏，修理若祖父與若祖母的舊大衣以及等等。事實是這樣：在英國縱然有可怕的民族衰落，可是仍然沒有大的革命政黨，也沒有與革命政黨極端相反的政黨——法西斯蒂黨。正因如此，資產階級才有可能在「民族」的旗幟之下，即在最空洞的口號之下，動員人民的大多數。在革命前期的狀況中，無上愚蠢的保守主義竟獲得了偉大的政治勝利。求政治建築適合於經濟狀況與國際狀況，在這種國家中，也許不是一個月的事，也許還不是一年的事。

沒有絲毫的根據可以着想「國民的」聯合的破壞——這種破壞在比較不遠的將來是不可避免的——或者直接的進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其他的革命在英國自然是不可能的）或則是到「法西斯蒂」的勝利。恰恰相反，多半可以逆料：到英國革命收場的道路上，還得經過長時期的路易喬治派和萊波利主義之急進的——德謨克拉斯的——社會的——和平的首領政治。這樣看來，英國的歷史的發展，無疑的還有一長的時期給不列顛×產主義，使之能變為實際上的無產階級的政黨。然而決不能因此就可以在艱苦的經驗上和中間的文字路上荒廢時間。時間在現在和平狀況下，乃是最寶貴的東西。

(三)×產國際的那些聖人們在一年半以前，就將法國算

做「革命高潮的先頭部隊，」在實際上，法國不唯是歐洲最保守的國家，甚至於是全世界中之最保守的國家。法國資本主義統治之相當鞏固，大部分由於他的落後。法國危機較之其他國家要薄弱些。在財政方面，巴黎幾乎躋於紐約。法國資產階級的現時的財政的「佳景」，其直接的來源，乃是凡爾塞的掠奪。但也正因爲凡爾塞和約，才對於法蘭西共和國的統治，隱藏着最重要的危險。在法國的國民數量，生產力，國民收入和法國現時的國際地位中間，存在着可怕的矛盾，不可避免要爆發的矛盾。爲維持其不長久的霸權起見，無論是法國的民族黨或急進——社會黨，均一致的要憑藉最卑鄙的羅馬尼亞徒黨，憑藉卑爾蘇斯基的腐敗統治，憑藉南斯拉夫的軍閥的專政，助成德意志民族（德國與奧國）的分散，堅持波蘭佔據東普魯士，幫助在滿洲的日本武力侵略，慫恿日本軍閥反對蘇聯，以及等等。法國在世界的經濟中只有次要的作用，而在國際政策中却有奇異的特權與奢望，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將顯露得日益明瞭，將厚積危險，將撼動內部的鞏固，將產生民衆的騷擾和不满，將引起更大的政治變化。這樣過程，無疑的將呈露於最近的總選舉中。

然而從另一方面，不能不預料到：倘若法國國外不發生巨大的事變（德國革命的勝利，或者相反的，法西斯蒂主義的勝利），則法國國內的發展，在最近的時期中，將是個「按部就班」的發展，而在共產主義之前，亦發生一種可能，使之能利用大部分準備的時期，革命前期的和革命的形勢來到以前的時期，以鞏固本身。

(四)美國，資本極雄厚的國家，在這國家中，現時危機，用其驚人力量，將其可怕的社會的矛盾，暴露出來了。由罕見的繁榮時期，而到在全世界氣焰萬丈的百萬和十萬萬財主之破產。美

國竟一瞬而轉到數百萬的失業，轉到勞動者貧窮得最可怕的時期。這種巨大的社會的突變，對於國家之政治發展，不能不使之有所改變。美國工人羣衆之激化可到什麼程度，在今天還很難肯定，但是可以斷言、被經濟的大災變意外打擊到如此程度的羣衆本身，還沒有從其慘境中做出最初步的結論來。本來，做這結論是要相當時間的。然而是一必將做出來的。帶有危機性的偉大的經濟危機，不可避免的將變爲美國工人階級之政治覺醒的危機。廣大的羣衆之革命的激化，也許不在經濟的最低落時期，而在向上或恢復的轉變的時間。無論走那一方面，然而現在的危機，總是無產階級的和民衆的生活中，爲他們開了一個新的時代。美國權力階級的政黨之最嚴重的變動和組織第三黨之新的企圖，都會層見疊出的。職工運動，在經濟行情破壞之第一信號之下，對於擊碎美國勞動同盟的官僚主義的壓榨，有極其激越的感覺。同時在共產主義之前，發現了無窮的可能性。

美國革命的或半革命的羣衆運動的怒潮，在過去中，我們已不止看見過一次的了。但這種怒潮，每次却很迅速的消滅，其原因由於每次美國都走上經濟的猛烈高漲的新地位，同時亦由於運動本身的特性，帶有愚弄的經驗主義和無理論的幫助。這兩個條件，現在已拋到後而去了。經濟的新高漲，不能看國內的平衡，而須看現時的世界經濟的混亂狀況。美國的資本主義，走到了驚人的帝國主義的階段，走到軍備不斷的增加，干預全世界一切的事務，軍事的衝突和擾亂的時代。另一方面，x產主義將美國無產階級的羣衆激化了，這x產主義，已經不是經驗主義的，神秘主義的謬妄的混合物，而是站在事變水平上之科學——原則的教條了。這一基本變化，可以使人相信在美國無產階級中，不可避免的和較近的革命的轉變，決不再會是易於消滅的「麥稈的火

」，而是真正的革命的燃燒之開始了。可以相美國的共產主義，必能走到牠自己的偉大的將來。

(五)沙皇在滿洲的冒險，引起了日俄戰爭；戰事引起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現在日本在滿洲的冒險，亦可以引起日本的革命。

在本世紀之初，日本的封建軍閥的統治，尙能爲幼稚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利益效命。但是最近二十五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舊社會與政治的形式中，引起了異常的分解。從那時起，日本已經不止一次的走向革命，可是國內却缺少執行那發展所提出的任務之有力的階級，滿洲之冒險，可以加速日本統治之革命的覆滅。

現在的中國，無論其如何被國民黨各派軍閥所削弱，然而和過去日本跟着歐洲列強之後，以武力壓迫過的中國，迥不相同了，中國固然沒有一舉而殲滅日軍的力量，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活動，則異常的增長了，幾十萬幾百萬的中國人受過了軍事訓練。中國人必將不斷的湊成新軍隊，日本人必將感覺到受包圍。鐵道大半多供軍事的用途，日本只有增派大批軍隊之一法。佔領滿洲，將損害日本的經濟機體。日本國內的不滿增大，矛盾尖銳化，因而加速革命的危機。

(六)在中國，因爲反帝國主義，入的堅決自衛的必要，也會引起嚴重的內部的政治後果。國民黨的統治，是從民族革命的羣衆運動中產生的；但這運動的本身，却被資產階級軍閥（在史達林官僚主義幫助之下）所利用和撲滅。正因如此，現在之矛盾的和動搖的統治，不能有軍事——革命的發動，反對日本侵略者之自衛之必要，將愈變而爲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培植民衆的革命情緒。在這種種條件之下，無產階級先鋒隊，假如有正確的策略時，必能將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所悲慘失掉的，補償回來。

(七)現在的滿洲事變，部分的證明了主張蘇聯政府單獨的將

中東路交還中國的那些先生的腦經之如何簡單，假如單純的交還中東路，則不啻自願的將牠送給日本，使日本得以握着中東路，爲反對中國反對蘇聯之重要武器。假如直到現在日本軍閥之沒有侵犯滿洲，假如日本軍閥尙稍事慎重，則不能不說是中東路屬於蘇聯財產之一事實有以使之然耳。

(八)然而日本之滿洲冒險，是否會引起日本與蘇聯的戰爭呢？不消說，蘇聯的政府，縱算是最合理的和慎重的，這一可能，也仍是存在。封建資本主義的日本，其內的矛盾，顯然的與其政府失掉了平衡，假如有人挑撥時（法國），則更無忌憚，而我們從沙皇在遠東的歷史經驗，可以知道失去了平衡的軍閥官僚的帝制，什麼事形都幹得出來。

在遠東開始的鬥爭，自然不是爲的鐵路，而是爲的全中國的命運問題。在這偉大的歷史鬥爭中，蘇聯政府不能守中立，不能對中日取同樣的態度，蘇聯政府必須完全站在中國民衆方面。只有蘇聯對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之堅定不移的忠誠，才可以在遠東實際保衛蘇聯，以抗日英法美。

蘇聯政府最近時期，將以何種形式幫助中國民衆的鬥爭，則須得依具體的歷史的環境而決定。然而設若從前自願將中東路交還給日本是愚蠢不堪，那麼，將在遠東之一切政策，均以中東路問題爲依歸，也是同樣的愚蠢不堪。許多事實證明日本軍閥在這問題上的行動，具有故意的挑撥的性質。而直接站在這一挑撥背後，是法國政府。挑撥的目的，在使蘇聯有事於東方。因此蘇聯政府方面，更需要堅毅與遠見。

遠東的種種基本條件——地廣，人稠，經濟落後——使一切行程帶着慢性的，拖延的蠕行性質。從遠東方面所加之蘇聯存在的危險，直接的或尖銳的威脅，無論如何是沒有的。最近的時候

，主要的事變，將在歐洲發展。在歐洲，可以顯出危害蘇聯存在的大的可能性，而由此亦有大的危險威脅着。現在只有日本將自己的手足在遠東束縛住了。蘇聯現在應該讓自己的手足，能够自由。

(九)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決不是和平的舞台），最可注意的是德國的狀況。德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矛盾，已達到罕見罕聞的激烈化了。解決的時候到了。將近到了由革命前期的狀況轉變到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狀況的時期了。此後若干年之德國命運如何，甚至歐洲與全世界之命運如何，全得要着德國這次危機的解決，向那一方面走。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西班牙革命的進行，英國革命前期形勢的發展，法帝國主義此後之命運，中國和印度的革命運動的命運——這一切，莫不繫乎最近幾月間德國中的勝利與失敗的問題：×產主義，還是法西斯蒂？

(十)去年九月總選舉以後，德國×產黨的管理局就斷定，說法西斯蒂達到了頂點。說牠以後將要迅速的崩潰。牠不過是爲無產階級的革命清道。左派×產黨反對派（布爾雪維克——列寧派）那時就指責過這輕薄的樂觀主義。法西斯蒂是兩種條件下之產品：一方面是德國無產階級之革命的力量軟弱；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軟弱，是由兩個因素緩合成的：一即社會民主黨的特殊歷史作用，社會民主黨仍然是無產階級隊伍中資本主義的強有力的代理人，一即×產黨的中心指導，不能在革命的旗幟之下，團結工人。在我們看來，×產黨乃是主觀的因子，因爲社會民主黨乃是應該消除的障礙。假若共產黨會團結工人階級將其變爲對於一切被壓迫的人民羣衆之有力的革命的磁石，則法西斯蒂主義便可擊爲粉粹。然而去年九月選舉以來，×產黨的政策，只是加深其不

宜的程度：對於「社會法西斯蒂」之侈談，同愛國主義合演，犯「紅色國民投票」的冒險——凡此種種，均不允許×產黨成爲無產階級與人民的領袖。數月以來，×產黨在自己的旗幟之下所吸引的新成份，只是闊大的危險強迫送來的成份。社會民主黨，雖然對於牠的政治條件，使之走上消滅，可是因爲×產黨的幫助，竟保存了牠的主要羣衆，至法西斯蒂，則途反特爾曼，列墨爾以及其他人們的自讚，并完全符合佈爾雪維克——列寧派的預言。牠從去年九月起，有新的廣大的突飛猛進，而×產國際的領導，既不會事先看到，更不會事前預防。牠只會登失敗。牠的議案及其他文件只是表現其爲歷史過程後部的照片。

(十一) 決定的最後一點鐘接近了。而其產國際對於現時世界狀況的實際性質還不想，正確點說是害怕，加以估量。×產國際主席固以空洞的煽動的紙片來裝飾。×產國際的領導黨，聯共沒有任何立場。「世界無產階級的首領」只是取水來喝。他們想沉默，他們希望再等等，他們以鴉鳥的政策代替了列寧的政策。

讓盲人與懦夫不注意這點罷。讓造謠者與僱傭的新聞記者來誣我同反革命聯合罷。可是人人皆知，這一個反革命，不是指鞏固世界帝國主義的那些人們，而指的是干涉×產主義的官僚之難言症的人們。布爾雪維克——列寧派是不怕造謠中傷，並且不會因此放棄其革命職責的。無論如何，決不能被軟化和軟化。應當明白的大聲的在進步的工人面前說：冒險主義的和尾巴主義的「第三時期」以後又已經走到「第四時期」——張皇失措和投降時期了。

(十二) 假如將聯共現時首領的沉默譯成分明的語言時，這沉默不啻表示：「讓我們安寧」一下罷。蘇聯內部的困難，還是極端的偉大。不可調劑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矛盾繼續尖銳化。機關的腐化！實際上到了危險的程度。政治的關係，首先是黨內的關係，

腐化了的機關和燃燒的羣衆之間的關係，有如將斷之弦牽掛着，一切官僚們的聖明，只在於等待，拖延。德國的狀況顯然的受騷亂威脅着。可是史達林式的機關，却最怕騷亂。「讓我們安寧些，使我們得以除却內部最尖銳的矛盾罷！而那裏……將來自然明白的」。史達林派首領們的情緒，就是如此。這個時候要這些首領們明白的和清楚的說明一下，這乃是他們的最低限度的革命義務，而他們反在那無禮的沉默中，隱藏着這種情緒。

(十三) 莫斯科領導者的欺心的沉默，成了柏林首領們張皇的信號，這是毫不足怪的現在正是準備引導羣衆到最後的鬥爭的時候，德國×產黨的管理處，却表現惶恐，玩弄詞調。這些人要其幹些獨立的事業，他們是不習慣的。他們緊要的是夢想：是不是可以設法證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也要求離開鬥爭呢？

關於這點之成熟的理論，似乎還不曾創造出來。然而却他已經掛在空中了。他已經從口頭的傳播而透到論文和演說中了。這理論的意思是這樣：法西斯蒂主義之生長，是不可抑制的；法西斯蒂主義之勝利總是不免的；與其「盲目的」去鬥爭，和自討失敗，則不如慎重的退却，讓法西斯蒂主義去取得政權，使其自墮名譽罷！什麼時候——啊，什麼時候，我們給自己證明罷！

照政治心理的規律，冒險與輕浮，總是讓勇氣和投降來所代替了。古西尼，拉狄克爲史達林準備了總的策略上的公式：及時退却，將革命軍隊從火線上率領出來，給法西斯蒂安個圈套，……：這個圈套即國家的政權。

倘若這個理論在德國×產黨中通過了，並且決定了下幾個月

的政治路線，則×黨國際方面的變節，其歷史上的姿態，當不下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之社會民主黨的變節，而且還要得到更悲

慘的結果。

左派反對派的責任，是要痛擊這種混亂無主的狀態，即×產國際的領導者引導德國無產階級到關大無比的損害方面的狀態，實即引導到法西斯蒂而前作狼狽的投降的狀態。

(十四)「國家社會黨」得到政權，就表明德國無產階級的花籃將被摧殘，組織將被破壞，對於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將來亦將絕望。

退却嗎？你們，「第三時期」的昨天的預言者，請說罷。首領和機關可以退却，個別的人們可以隱藏，但是工人階級在法西斯蒂政權面前則無地可退。無處可藏。假如真有這奇怪的和無聊的事情，即是黨實際的離開了鬥爭，並且令無產階級提着自己的腦袋，交給自己的死敵，則只是表明一點：酷烈之鬥爭的爆發，不在法西斯蒂得到政權之前，而在得到政權以後，即鬥爭條件利於法西斯蒂，較之現在，幾勝十倍以上的時候爆發。被自領導者出賣的，毫不偶然的，無產階級反法西斯蒂統治之決死的鬥爭，將變成許多可怕的流血的和無出路的大激變。接一連二的幾十個無產階級的暴動，幾十個失敗，雖足以使德國工人階級疲勞和沮喪，然而決不如現時在法西斯蒂而前退却之甚；因為在那個時候，還有一個德國房子中的主人到底是誰的問題沒有解決。

(十五)法西斯蒂主義還沒有政權。到政權的道路對於法西斯蒂也還沒有開闢。法西斯蒂的首領們還不敢冒險：他們懂得局而是很大的，事情也是掉腦袋的事情。在這些條件之下，只有×產主義上層份了的投降的情緒，才能使任務意外的簡單和容易。

假如資產階級方面的要人因為不願意長期的和痛苦的內戰而害怕法西斯的試驗，則為法西斯蒂開闢到政權的道路之官樣的×產主義的投降政策，實則推動中間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尚在猶豫

的份子，以及無產階級本身之一部分，使之完全站在法西斯蒂方面。

不用說，勝利的法西斯蒂總會在客觀矛盾和自身不良中消滅的。但是此後十年或二十間，法西斯蒂在德國的勝利，將表明革命的嫡系中斷，共產國際破產，世界帝國主義凱旋。

(十六)德國法西斯蒂的勝利，將表明反蘇聯戰爭之不可避免。如果有人以為德國國家社會黨得到政權，必會開始反法國的戰爭，或者反波蘭的戰爭，則簡直是政治的大蠢才。法西斯蒂統治的第一個時期，因為反德國無產階級之不可避免的內戰，將其對外的手足縛住了。希特勒之將為畢爾蘇茨基正如畢爾蘇茨基之將為希特勒無異。這兩個人將同樣的為法國的工具。假如法國的資產階級現在害怕德國法西斯蒂得到政權，則到希特勒勝利之日，法國的反動派，不論是「國民黨」或急進社會黨，均將要把自己的設施安置在德國法西斯蒂之上了。

現在無論那一個「正規的」議會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均不敢冒然進行反蘇聯戰爭。但是倘若希特勒得到政權，設若他破壞了德國無產階級先鋒以隊後，將無產階級經過一年的燃燒與腐化以後，法西斯蒂政府將表示其為唯一的能與蘇聯戰爭的政府。至於這政府屆時同波瀾，羅馬尼亞，同蘇聯其他的鄰國，在遠東則同日本結成共同的戰線，自不待說。希特勒政府在這一計劃中所表現的，不過是世界資本的一個執行機關而已。克里蒙梭，采勒蘭，魯易喬治，威爾遜不能同蘇聯共合國進行直接的戰爭，但是他們能夠維持哥薩克，台尼金，佛蓋格爾等人的軍隊至三年之久。希特勒假如勝利的時候，將是世界資產階級的更高的佛蘭格爾。

這種偉大的決鬥如何完結自不用着去猜的，現在也沒有去猜

度的可能。但是如果德國法西斯蒂得到政權以後世界資產階級與蘇聯的戰爭開火了，則對蘇聯表明軸之可怕的孤立，並且鬥爭是在最艱苦最危險條件中之生死鬥爭，這是還明白的。德國無產階級之被法西斯蒂摧殘，其本身也包含了蘇聯共和國有破壞了一半的意義。

(十七)歐洲的戰鬥落地的問題，必須先在德國解決。因此我們說歐洲形勢之關鍵在德國。這關鍵現在在誰的手中呢？暫時還在共產黨手中。共產黨還沒有拋棄牠，但是共產黨可以將牠拋棄，黨的領袖推動黨取此途徑。

宣傳「策路上的退却」即投降的，接受這種宣傳的，都是叛徒。宣傳在法西斯蒂面前退却的宣傳者，應當視之為無產階級隊中不自覺的敵人的代理人。

德國共產黨的初步的革命義務，一定要令德國共產黨說：法西斯蒂之能得到政權，只有經過無情的，殘酷的，生死的國內戰爭，這一點工人——共產黨首先應該知道。這一點工人——社會民主黨應該知道，無黨派的，整個的無產階級都應該知道。這一點紅軍更應該事先知道。

(十八)然則在事實上鬥爭果毫無希望嗎？勃蘭得伯爾在一九二三年奇異的將法西斯蒂的力量誇大，而即以此遮蓋了投降政策。這一策略的結果，世界工人運動一直負担到今日。一九二三年德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之歷史的投降，使法西斯蒂主義輕易得了生長的基礎。現在德國的法西斯蒂，較之八年以前，有不可輕視的大的政治力量。我們時常警告輕視法西斯蒂的危險，而現在我們自不否認這危險。正因如此，我們能告訴並且應該告訴德國革命的工人：你們的首領們，從一個極端重新又墮落到另一極端去了。

現在法西斯蒂的主要力量，還是數量上的力量。不錯，他們集合了許多的選舉的通訊。但是社會的鬥爭，非通訊所能解決。法西斯蒂之主要軍隊，都是些小資產階級和新的中等的層次：小手工業者 and 商業城市的民衆，官吏職員技術人員，知識階級，破產的農民。在選舉統計的天秤上，法西斯蒂一千票的重量等於共產黨一千票的重量。但是在革命鬥爭的天秤上，一千大企業工人的力量，較之於一千官吏的，公事房辦事人的，辦事人官吏之老婆的姑太太的力量，要大過百倍以上。法西斯蒂之主要羣衆，是從人類的塵埃中組成的。

在俄國革命之中，社會革命黨，在數量上也曾是最大的黨在第一時期，凡無覺悟的資產階級和無覺悟的無產階級，都投過社會革命黨的票。甚至於在立憲會議中，即是十月革命以後，社會革命黨還佔大多數。因此他們自命為偉大的民族的政黨。而他們不過表現為偉大的民族的零而已。

我們不來舉出俄國社會革命黨和德國國家社會黨中間之類似點，然他們中間之相同點無可爭論的是有的。社會革命黨是混亂的民衆期希望的政黨，而國家社會黨則是國民絕望時的政黨。從希望過渡到絕望，只有小資產階級（背後甚且一部分無產階級），才最有能力。國家社會黨的主要羣衆，一如社會革命黨，乃是人類的塵埃。

(十九)陷入混亂中之悲慘的策略，忘記了一個最主要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之偉大的社會的和鬥爭的優勝問題。無產階級力量是用之不竭的。牠不唯能夠鬥爭，而且能夠勝利。關於企業中頹喪情緒的議論，多半反映着觀察者本身的頹喪情緒，即腐化了的黨官的情緒。可是應該注意一點：即工人不能被複雜的環境和上層份子的驚惶而激怒起來。工人明白：偉大的鬥爭，須

得要堅強的領導。工人所懼的非法西斯蒂的力量，亦非激烈鬥爭之必要；而是領導在最緊要的時候不振作，浮蕩，動搖。只有黨能表明其堅決的，鮮明的態度，則工廠中頹喪情緒，決不會留下半點痕跡，而且大家必定抬起頭來。

(二十) 法西斯蒂有很好的戰鬥的幹部，有經驗的衝擊的隊伍，這是無可爭辯的。『軍官』在國內戰爭的軍隊中起重大的作用，這也是不可輕視的。但是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軍官，而是兵士。而無產階級軍隊的兵士較之於希特勒軍隊的兵士要高明得不可勝計，要真實些，要堅強些。

若法西斯蒂取得政權以後，則他們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兵士了。在國家機關幫助之下，可以從資產階級的子弟，知識階級，職員，腐化的工人以及等等之中組成軍隊。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即其一例。自然，此地還得要說明：法西斯蒂民軍之戰鬥的能力，直到現在，還不曾經過嚴重的歷史的試驗。意大利可是現在德國的法西斯蒂還沒有政權，政權還得在同無產階級的鬥爭中去奪取。難道×產黨對於這個鬥爭將提出較法西斯蒂更壞的幹部嗎？退一步說，難道手提着生產工具，和運輸的德國工人，難道被自己的勞動條件束縛於鐵的，煤的，鐵軌的，電流的軍隊中之德國工人，在最後的鬥爭中，不會在希特勒的人類之塵埃上顯示其無量的勝麼？

黨或階級論國內力量的相互之意見，也是黨或階級的力量之重要因素。在一切戰爭中，人類總是圖鼓吹論自己力量的誇大的意見，這是拿破崙戰策的秘密之一。希特勒的法螺。在各方面均不拿破崙。但是要至他的自負成爲軍事因素時。則除非×產黨到了相信他這種自負的時候，才有可能。現在第一樁事情。便是實際計算力量。國家社會黨在工廠中。鐵路上，軍隊中有什麼；牠們有多少

有組織的和武裝的軍官？兩個營壘中之明白的社會成份之分析，永遠的用心的計算力量——這便革命的樂觀主義之正確的來源。

現在國家社會黨的力量，並非是在他們自己的軍隊有多少，便在他們死敵的軍隊有多少。然而正因法西斯蒂危險的實在性，他們的增長，便必須覺悟到要空前的預防他們，便應當推動工人在自衛的旗幟之下；密切的結合起來。無產階級的力量集中得愈快，則表明這過程的關鍵，即×產黨，愈堅固。到陣地上的總關鍵時尚在×產黨的手上，假如×產黨將這總關鍵拋却，則牠就嗚呼了！

近年以來，×產國際的官僚，在一切的議論上，總是大呼戰爭的危險直接的威脅蘇聯。現在這個危險却到了現實的性質和具體的輪廓。法西斯蒂在德國奪取之政權努力，不能不引起紅軍的動員。這點對於一切革命的工人應該成爲一個原理。對於無產階級的國家，這兒也就完全直接的走到了革命自衛事業。德國不僅僅是德國，牠是歐洲之心。希特勒不僅僅是希特勒，他是更高之佛蓋格爾之候補者。然而紅軍也不僅僅是紅軍，牠乃是世界無產階級之武器。

譯自反對派國際公報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月份合刊

中俄復交與中國反帝運動的關係

龍

自從南京政府成立以來，國民黨主要的執行了兩個任務：一方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極殘酷極野蠻的屠殺政策下鎮壓了一九二五年來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另一方面則與歷來同中國民族解放鬥爭攜手共進的蘇聯完全破裂，由過去的聯盟變而爲現在的對立。不但將孫中山在世時的所謂聯俄政策一筆勾消，且因中國資產階級積極向蘇聯挑釁的結果，以致中俄間的普通外交關係亦完全斷絕。

國民這一轉變的根本意義是什麼呢？

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由革命的反帝鬥爭轉向反革命投降的關鍵，同蘇俄關係的破裂，其必然的邏輯會引向對帝國主義的妥協。同時可以說：祇有在同帝國主義結合的情形下，才能使中國資產階級毅然決然同蘇聯破裂。微之幾年來南京政府的施政方針，即可確信此種說話之正確無疑。

南京政府同蘇聯破裂後的一般政策是什麼呢？簡單說來即：根本向帝國主義投降，且在帝國主義的庇護下，仗着帝國主義（主要的是美國）的財政資本以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另外更借帝國主義的槍砲子彈以削平中國內部的革命變亂。至于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當然早拋之于九霄雲外了。

懦弱的中國國民黨，滿想以這種順承帝國主義，投降帝國主義的方法來維持其對全中國的統治，且倚此而建立起中國的大資本主義，但事實的進展却於他的夙願相違，幾年來奉承帝國主義的結果，不但絲毫不能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且使各帝國主義在中國利益的矛盾越發加緊。美帝國主義在南京勢力的膨脹，自然的引起了日帝國主義的嫉視。九一八事變之發生證明中國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面前如何獻媚求寵，搖尾乞憐，但也未能買好全部帝國主義者的歡心。

為維護其自身的利益計，為抵抗美國在中國利益的膨脹計，為進攻蘇聯日本帝國主義悍然向滿洲出兵了？這種直接加在東北民眾身上的災難，這種對於中國民族的重大威逼，從另一方面來看也正是對中國資產階級想依靠帝國主義以統一中國，發展中國資本主義之迷夢的當頭棒擊。但麻木的中國政府却不能因此而稍有警覺，帝國主義的蠻橫絲毫也不能減殺它對帝國主義的依賴性。所以，無論日本軍隊如何由滿洲而向內地前進，中國政府絲毫

沒有向日作戰的決心，祇是一味的向國聯乞憐，希望這些「不蠻橫」且「主持正義」的國聯老爺用命令喝退中國境內的日本軍隊！

但幾個月的事實證明：國聯不但沒有力量制止日本在滿洲的橫行，而且它本身就下願欲作反對日本的勾當。事實指明，國聯不但不是什麼幫助弱小民族，維持正義的機關，而且恰恰相反，它正是帝國主義瓜分世界強盜窩。它雖沒有力量制止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橫行，但却可以提議贊助什麼國桌會議——而且歐美各帝國主義代表已在東京進行秘密談判，以準備共同來宰割中國。當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民眾前已揭露其本來面目，因之東北問題亦儼至不可收拾的局面之下，走頭無路的中國政府，在一般民眾輿論的壓迫下，決定了对俄復交問題！這一決議的用意安在呢？是否因中國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西前碰了釘子改變了一向仰賴帝國主義的政策而進行與蘇聯聯盟作退一步澈底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呢？

絕對不會的，無論國聯對中國資產階級如何無情，但卑鄙的中國資產階級却絲毫不肯忘壞于各帝國主義。此次復交的決定，雖然資產階級的報紙怎樣鼓吹為「中國外交的獨立步驟，然事實上仍不過是秉承帝國主義的意志，跟着帝國主義後而走而已。遠在數月以前，當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美國為威嚇日本計，美俄復交的聲浪就已唱的很高了。所以在這個時候中國提出這樣一個決議實在沒有半點新鮮意味。祇不過步美國的後塵，想借此而找到一個新的幫手，在解決滿洲問題上來壓迫日本，且借此以緩和內部輿論進一步來欺騙民眾。事實雖如此簡單。然懦弱的中國政府却戰戰兢兢生怕因此惹起各帝國主義的憤怒，因而遲遲不敢進行。

至于中國政府是否已具對俄恢復邦交的決心，且中俄關係是

否因此次南京的決議而即達到友誼的地步，當然還是個疑問。同時我們更可以肯定的說：此次中俄談判縱然進行得如何順利，然至多不過達到兩國恢復普通邦交，互派大使的地步而已。因為在中國資產階級對日既無作戰決心，對內深怕掀起民衆反帝鬥爭且大部份的外交政策仍仰賴帝國主義主持的狀況下，中國政府絕對不會對蘇俄有進一步的親密關係的可能。

馬克思說得好：「資產階級越趨到東方越下賤」這句話拿到中國來真是千真萬確。中國資產階級每作一件事都是要看着帝國主義的面色來作呵！

不過我們四萬萬被壓迫的中國民衆應當曉得：世界的整個局勢已經顯然的擺在我們面前：此次日帝國主義進兵滿洲，其目的當然不僅限于攫取滿洲而已，這乃是進一步窺伺蘇俄作大規模進攻蘇聯的準備，在帝國主義大舉進攻蘇俄之前，必先攫取半殖民的中國的土地爲根據且組織無辜的中國勞動羣衆爲其効死的先鋒，所以，日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境內勢力的鞏固，就表示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綫的鞏固，

蘇聯同中國，乃至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國間的唇齒關係，已是萬分明顯的事實。

蘇聯必需以極大的力量來保護世界革命的前途，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獨立解放運動，因為這種工作本身就是保障蘇聯自己脫離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之一。因為在反蘇聯戰爭爆發後，蘇俄可倚靠的不是任何帝國主義（日美衝突至若何程度，美國也決不會同蘇聯聯盟）國家，而是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衆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首先受到帝國主義威迫的中國民衆，不求解放則已，欲求解除與客觀上主觀上都需與中國民衆聯在一起的蘇聯打成一片外，別無他路可走。

所以，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在祇有兩條路：一是根本取消中國的抗日鬥爭，而完全仰承帝國主義的鼻息，聽帝國主義者自由處置中國，瓜分中國（現在國民政府即走這條路）；一是揭起全中國民衆的抗日鬥爭，根本與宰割殖民地爲目張目的各帝國主義絕緣，而與同樣受帝國主義包圍且與中國享同樣命運的蘇聯攜手，共同負起反日，乃至反一切帝國主義的工作。

偉大的事變已經臨在我們面前：趁着中國政府向俄提議恢復邦交之際，我們應當作進一步的猛醒；我們不但要求無條件的立刻對俄恢復邦交，建立兩國間的友誼關係，而且要進一步達到中國民族同蘇聯的勞動羣衆的親密聯盟，使兩國民衆在同一戰線上攜手共進，驅逐日帝國主義軍隊于中國境內之外，掃蕩一切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進攻蘇聯的陰謀，共同開闢一條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及勞動的解放道路。

新時代的序幕已經展開了，在這一歷史舞台上，我們四萬萬受帝國主義蹂躪的中國民衆將要扮演何種角色，這全要看我們目前的準備如何了！

揭穿所謂「國民參政會」的陰謀并提出我

們的要求和辦法

亢鐵

國×黨「狗皮倒糞」的鬼把戲層出不窮的演出來，要是我們小百姓再不去揭穿牠，再不去設法對付牠，那我們所受的欺騙，壓迫，和一切痛苦，真是「咎有應得」了。

近來國民×又在向我們三萬五千萬的阿斗宣傳什麼「準備召集國民參政會」的把戲；我們此刻就不妨來領教領教，并提出一些我們阿斗的辦法。

大家總還記得：正當去年「反日」「反賣國政府」的示威運動風

起雲湧和舉國「輿論騷然」的時候，國民黨三大領袖蔣汪孫，爲了緩和民衆反抗情緒，並「拉攏」羣衆，以便延長他們的鐵血統治起見，一個提出召集國難會議，「會聚全國人才，決定救國大計」；（一）中全會議決案，一個提出召集國民救國會，「指定民衆職業團體選舉代表，成立臨時的以至經常的民意機關」（汪精衛未上台時對上海示威學生語），一個提出召集國民代表會，「由民衆團體選舉代表，成立最高權力機關」（孫科在上海時語）。他們這種假民主的辦法，（實際上是無恥的陰謀）居然發生效力：當時居然會有許多蠢蟲對他們起了很大的幻想，甚至有不少參加示威的學生，隨着改組派第三黨的學生領袖們到汪精衛孫科那兒去叩頭請願！（這種依賴統治階級，以空洞的「假民主」的政治權力機關爲滿足，而不肯繼續擴大罷工罷課遊行示威等鬥爭的手段，逼其！——如果自己的革命力量足夠，必然要自動的——立即召集普選的全權的國民大會，堅決決定「對日宣戰」，宣佈中國獨立，徹底行使「民權」，就是一二一五，一二一七示威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可是後來事實怎樣呢？

首先是孫科黃漢樑陳友仁「五日京兆」的上臺，接着汪精衛也上了臺；在上臺的當兒，他們平日口頭上所宣傳的「國民代表會」和「國民救國會」都忽的不再提起了，這豈不是比屁股裏放一個屁還不值錢？（無恥政客孫科，後來因被各地金融資本家擠下臺去，於是所謂「國民代表會」的屁，又從他的「抗日救國綱領」中放了出來！）

至於國難會議的成績怎麼樣，想來大家更知道得明白：國難會議。既不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所組成，又不做一絲一毫「救國救民」的任務，（反而「追認」或默認了政府的賣國行爲，且居然規定把南方貧苦農民當做「匪」來「剿」殺！）甚至連所謂「決

定救國大計」的權限，亦根本取消了，惹得資產階級「書狀」政治家「羅隆基張東蓀等也哇哇的叫屈起來！

總之，凡是資產階級的政客官僚，在未上臺的時候，終得常用空洞的，口頭上的「民生」，「憲政」，「國民代表會」等來拉攏我們民衆作爲與統治者分贖分肥討回扣的工具。（今天的汪孫等是如此，將來國家主義派人權派國難救濟派等亦必如是）但一當他們自己上了臺，就最害怕實行「民生」政治，就立刻把口頭上的允諾統統拋棄了。有時候他們受民衆勢力或本階級的份子所逼迫，爲相當的顧到口頭的允諾起見，他們亦必儘量的講漂亮話，製造「理由」，拖延推諉，不去實現其所允許的「民主政治」，或則儘可能的降低其內容（爲選舉權的範圍，國民代表會議的權力和任務等），使成爲一個姨太太式的諮議機關。前年五月五日的國民會議，和最近醞釀中的「國民參政會」新把戲，把這種真理表現得再透澈也沒有了。

「國民參政會」這一新把戲，是從國難會議中所規定召集的「國民代表會議」脫胎出來。國難會議的組成份子及權限的狹小，不但根本違反全國民衆的願望，就連資產階級，大教授，新聞家等亦充分的表示不滿意；所以資產階級新聞紙如上海申，新，時，北方大公報，益世報，晨報及國家主義派，研究系，北洋系等一陣「口誅筆伐」（但亦只有口誅筆伐而已）之下，蔣汪政府不得不使自己的黨員，用冠冕堂皇的話，使國難會議通過這麼一個決議案：如期結束訓政，在訓政期內，召集「國民參政會」。

本來，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所規定召集的「國民會議」，「國民大會」等已是一種空想的而且是違反真正民主政治的反動思想，他說：「過半數縣份完成地方自治時，即召集國民大會」，這簡直把車放在馬的前面，亦即使國民黨官僚政客永久

專政的變相說法！試問真正民主的國民大會不先立即召集起來，則政權終在軍閥政客之手，不用說大多數的地方自治不會實現，即一個縣份的真正自治亦不會實現！又說，「在國民大會未召集前，過渡時期應召集職業團體選舉制的國民會議（或國民代表會議）」，這簡直把幾千萬幾萬萬失學，失業，無家財，無團體的廣大民衆，都排擠出「國民代表會議」的門外，不許他們來決定本身的事。而國難會議中所規定的「國民代表會議」則比較得更「不民主」，更是一種反動的陰謀（例如不把國民代表會議作為人民最高權力機關，而只限定有某部份權力）。

可是國民黨政府就這種假民主的「國民代表會議」，也不會輕易召集的！統治階級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我們民衆勢力；如果沒有民衆革命的力量，那末盡管書談政治家發表了一大堆意見書，都不得不成為國民政府字紙箋裏的廢紙。汪精衛說得對：「你們要憲政，要民權，大家革命就得了！」正因為自從去年一二·七事件以後，沒有廣大的民衆運動的興起，所以統治者雖然相當的顧到他們本階級內的要求，但他仍可肆無忌憚的拋棄或減去「民主」的假面具。就只這麼一個「假民主」的國民代表會議，而在幾個星期當中已經過數度的苦心的修改，甚至企圖重新取消他們苦心製造的陰謀是什麼呢？

第一步，他們企圖以「立法院監察院委員半數民選」來代替「國民代表會議」；但這只是「便宜」了人民而於他們不利，因為人民選了立監委員之外，決不會放棄權制不要求召集國民代表會議的，於是第二步，他們企圖「省民代表大會」及「市縣參議會」這一類的地方自治的機關來代替「國民代表會議」的召集，但這不但同樣的有了上述的「缺點」，而且是與軍閥政客的地方政府有衝突的危險，因而又作罷論！第三步，他們覺得國難會議所規定的「國民

代表會議」的權力還是過於「民主」，還是過公強大，而應改為「國民參政會」，使人民居於諮詢，旁聽，或被「訓」的地位。第四步，他們又覺立刻召集「國民參政會」還嫌「訓政時期」跑得太快，所以又把「國民參政會」的問題推到八月間的三中全會去討論！

這種卑鄙無恥的拖延，敷衍，說假話，作假的決議案等等的勾當，在世界各國，特別是舊俄時代的沙皇政府及克倫斯基政府，早已同樣的應有盡有的演過。

不過舊俄時代的民衆（特別是在列寧托洛斯基等大革命家的領導之下）能够及早的很勇敢的揭破沙皇及克倫斯基的政治陰謀，並很勇敢的號召大家起來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要求立即召集「普選平等直接不記名投票的立憲會議」（即國民大會），立即實行「普選的地方自治」，立即實行「全國官吏民選」等等，一刻都不寬容黑暗腐敗的統治階級向民衆推諉欺騙。然而我們今日中國的情形怎樣呢？第一，還有不少人正在伸長頭頸痴癡地等待「國民參政會」或「國民代表會議」慢慢地讓國民黨政府到不可知的將來去召集！第二，還有不少人認識不清「國民參政會」這一類的把戲原只是不平等的，不民主的，無權力的「民意機關」，只是蔣介石何應欽張學良馮玉祥的「竹夫人」，「湯婆子」！第三，還有不少的人，只學會了唱高調，喊口號的技能，簡直根本不知道像列寧托洛斯基那樣的奮不顧身的犧牲一切去號召當前的巨大的民權政治運動，如憲政運動，國民代表會議運動等，甚至連注意也不注意！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舊俄，豈不就等於放棄人民當前切身的權利和責任，豈不就等於放鬆沙皇和克倫斯基的黑暗統治？不幸這種現象正發生在今日的中國，中國的沙皇和克倫斯基正在呵呵大笑，快樂得了不得呢！

可是咱們三萬萬五千萬阿斗，不會長是做阿斗的，咱們經驗

中國的沙皇和克倫斯基的無數虛偽欺騙的勾當以後，也漸漸的容易懂得了這裏面的玄虛奧秘。咱們現在參照俄國和中國以及世界各國的政治經驗，很自信的提出幾點走向光明勝利的道路的對付辦法：

(一)不要聽信官僚賣國政府的話，不要等待國民代表會議遲延又遲延的才召集；我們堅決勇敢的要求從今天起立即召集國民代表會議。

(二)不要被官僚政客的职业團體選舉制的國民代表會議或國民大會所誘惑麻醉，我們要求召集普選平等直接不記名投票的國民代表會議。

(三)不要信任官僚政客的客制的，口頭上的，無內容的國民代表會議甚至普選的國民代表會議，我們要求召集國民代表會議是在堅決的求得共同解決下列主要問題：A 集合並指揮全國革命民衆的力量，實行民族解放戰爭，撤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一切束縛；B 人民有澈底民主的言論集會及管理政治的自由權，撤廢軍閥及國民黨專政；C 普遍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勞動保護；D 沒收地主富農土地，分給貧苦農民及兵士；E 貧民農民救濟，教育經費獨立……

(四)我們要同時實施普選的地方自治——立即召集普選的省民代表大會，普選的市縣議會，——實施全國官吏民選，訂立保障人民權利的國家根本法(憲法)。

(五)我們反對向江精衛孫科叩頭請願的辦法，民衆有的是民衆的武器：集合(如市民大會)罷工，罷課，罷耕，罷操，遊行，示威，乃至於武力對待。我們要——也只有——運用這種種武器，和那批官僚政客軍閥及賣國政府算賬，完成召集國民大會的任務。

(六)很誠懇的告訴那些專唱革命高調，專喊革命口號的人們(這些人在中國特別的多)，教他們不要放棄當前的現實的民主政治運動，不要站在民衆運動的外邊，徒呼「反對」或「擁護」，而應該用舊俄沙皇時代及克倫斯基時代列寧等革命家的精神，跑到民衆運動裏面來，和大眾共同奮鬥，才於革命有利。

(七)我們此刻就應該對自己同胞作廣大的宣傳的啓發的工作；出版，報紙刊物，召集演講大會，召集市民大會，并成立各種各式的民衆團體，如國民大會促成會，憲政促成聯合會，國事問題討論會等等。

廢止內戰大同盟運動的認識

流

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資產階級爲什麼要廢止內戰呢？

資產階級國民黨軍閥官僚，在民衆極端憤怒，唾罵，喝打之下，不顧一切的把東三省和上海送給日本帝國主義了。現在立即又由全國商聯合會，滬市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一大串資本家聯名發動一個廢止內戰大同盟運動，各地的商會黨部以至資本家的走狗，名流也先後響應，信口雌黃，彷彿他們果真是發現了天良，他們站在民衆的立場了，他們會比任誰人更爲勇敢的走上前頭高唱民族福利的歌了。可是歷史教訓我們，這些卑鄙貪婪的吸血鬼，最善于顛倒是非，最善于欺騙民衆，尤其是在崩潰的時候，他們爲了挽回自己地位，他們的手段更來的毒辣巧妙，他們爲什麼要在出賣東三省和上海之後，裝着笑臉，裝着慈善的鬼樣子來打電報廢止內戰，高談民族利益呢？有比這更荒唐更可笑的事實麼？讓我們說出這批帝國主義走狗，中國資產階級的苦衷吧，事實是這樣：自從九一八東四省被佔領了尤其是上海事變發生以

來，中國資產階級和他們的主人帝國主義都碰到了一個空前的大恐慌，以前帝國主義想把自已國內許多剩餘的資本投入中國，興辦工廠購買地皮，或者借給買辦軍閥，代他開發富源的念頭，現在都不得不忍痛暫時擱下了。據銀行月刊報告：上海，天津等，大都市裡的財閥或外國資本家都恐怕危險不敢放款而且把各埠的準備金都提回來了，內地的大地主，債主把銀圓看做比生命還大，爲了安全計，都把榨取農民的積蓄向上海輸送，於是許多現銀堆積在上海租界各銀行的保險箱裏。資本不能流通，不能生息，簡直等於廢物。而且什麼生產也幾乎停頓下來，工廠倒閉的，炮毀的，停工的無數，許多外來的或國內的產品也因戰事影響，完全沒有出路，讓他擱在貨倉裏發霉，還要多支一筆堆棧費。買辦們再也不敢冒險往收買茶，繭了，農村裏的存貨也高堆起來了。在這千瘡百孔的經濟狀況之下，必然地連繫而生的另一面的危機就是革命的危機，成千成萬的產業工人，被投出街頭，釀成一個空前的失業大恐慌，許多農民們因爲買辦沒有把貨物運走，沒有錢換飯吃，而且連學生們，小市民們也因爲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總破產，漸漸不滿起來了。民衆隨時都想要在這個半身不遂的局面之下起來奪回政權，我們在報紙上可以看到，一月間繼續蜂起的全國學生示威運動，上海學生包圍市政府，組織民衆法庭；十九路軍下級將士不服從南京政府及蔣光鼐蔡廷鍇的命令，反攻日軍；郵務工人總同盟罷工，上海報館工人罷工，全國學生相繼罷課，上海水電工人大罷工等正足以表示革命的前夜資產階級國民黨政權如何搖動；尤其是農村裏的農民武裝（紅軍）暴動，有了相當的進展，漳州被佔領了，武漢被包圍了，許多勳匪軍隊叛變了。資產階級處在這樣狼狽的局勢之下，他們已感覺到自已的末日快來了，他們現在需要什麼呢？他們唯一的需要就

是川廢止內戰大同盟的名目，團結軍閥官僚資本家，重新穩定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使九一八以來宰殺了的資本和商品流通起來，一方面又用更殘酷的手段來消滅一切革命運動，使民衆更爲低首下心的讓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來榨取，宰割；使他們將來更爲順利的，一點也不受民衆拘束的出賣民族的利益。因此，就知道他們這樣熱心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爲的是什麼，這批無恥狠毒的傢伙，想在這個好聽的名目之下，掩飾自己的罪惡，騙盡民衆的耳目，我們應該起來無情的揭穿他們的黑幕，而且爲了澈底粉碎他們的假慈善家面目，不能不更進一步來審判他們的過去，暴露他們的本質。

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資產階級在過去許多內戰中幹些什麼勾當呢？

若說到資本家在過去內戰中所犯下的罪惡，把這些不可寬恕的罪惡一一羅列起來，不是短時間能辦到的，我們現在只要把蔣介石執政以來的內戰在大公報上登載過的稍爲整理一下就夠了。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南京政府下令討伐武漢，上海的財閥馬上和他發行了三〇〇〇〇〇元二五國庫券充當軍費。十八年初討桂一役，上海的財閥又慷慨的擔負了一千萬，而且還把以前發行的裁兵公債五千萬元移用，後來仍然不夠，這些現在大聲疾呼主張廢止內戰的資本家又竭力籌了四百萬，加入後來宋子文用善後的名義向銀行界借來的二百八十萬和廣東資本家借給陳濟棠出兵用的一千萬，這次內戰總共投下了六千六百八十萬資本。跟着這一次戰爭，馮玉祥的部下孫良誠因地盤分配不均，又發生了馮蔣衝突，於是銀行資本家的內戰投資又活躍起來，急急和蔣介石籌了兩百萬，又代他發了四千萬元關餘公債。九月張發奎唐生智用護黨救國的名義聯合南北反蔣一役，資本家事前代南京政府籌借

的七千萬元無償公債，恰巧遇到這一個大時機，把牠完全移作這

嗎？

一次內戰的軍費了。次年（十九年）二月，閻錫山聯合馮玉祥李宗仁何鍵江精衛等作一個大規模的倒蔣運動，這一次內戰延長到半年以上之久，可以說是民國以來所未有的大戰爭，其破壞力之大，損失之巨，幾乎不能以數目字來形容，上海的財閥們用種種名義發行巨量的公債，如關稅公債二千萬元，續發編遣庫券二百五十萬元，捲烟公債二千四百萬元，關稅短期庫券八千萬元，共計五種公債一萬萬二千六百五十萬元；加上湖北省財閥代籌的二十五萬元，鹽稅借款三百萬元，英美煙公司借的一千萬元；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支持這一次內戰的投資為一萬萬三千九百七十五萬（其餘秘密借款的數目還不知道多少）。現在我們稍為統計一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資產階級在內戰中投資的利得，根據上面合計起來，資產階級投下內戰的資本為三萬萬三千零七十五萬，據一個資本家稱，每次公債或借款的利息為三成五，那麼照上面的數目看起來，資產階級的利得當然為一萬萬一千五百七十六萬二千五百元了。這一筆利息，比較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投資在任何企業中所得的還要多，而且他們每一次投資的勝利，又必然地連帶着其他更為重要的勝利，那就是擴張自己剝削民衆的範圍，使公債借款得到更為穩固的基礎，使其他帝國主義走狗軍閥資本家的勢力，換言之使那些不利於自己的競爭者的勢力受着大大的打擊，甚至於完全消滅。於是他們不能不拼命支持他們自己所依靠的武裝（軍閥），拼命投資於內戰，這樣返返復復就形成了歷年來中國的混亂局面，而內戰就成了帝國主義走狗中國資產階級的一種固定的職業，他們絕不願意也不能夠廢止內戰，希望他們澈底的停止內戰簡直是開玩笑！

怎樣才能澈底廢止內戰呢？帝國主義走狗資產階級的辦法對

現在我們要求最澈底的廢戰辦法是什麼呢？我們民衆現在已

經完全知道：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資產階級是內戰的根源，他們的廢戰運動不過是借來延長反動政權，想在一時的妥協之下，挽回九一八以後經濟的政治的總破產，而且我們曾經驗過資產階級一時的穩定也就是準備內戰的良機，那麼希望他們澈底廢止內戰是十分愚蠢的事情。因此我們民衆都絲毫不遲疑的相信，廢止內戰的澈底辦法除了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財產，驅逐他們的海陸空軍出境，推翻他們的走狗國民黨資產階級軍閥政權，換言之，除了完全全盤除內戰的根源，除了殺絕一切內戰的罪魁禍首，內戰是沒有辦法停止的，廢止內戰也只有這一條路，沒有別的方法可想。然而資產階級教我們怎樣呢？資產階級曾經給我們定下十條廢戰大同盟的綱目，我們現在把牠抄在下面吧：

一本會認為外侮紛來，源於內亂，內亂靡已源於內戰，特集全國民衆廢止內戰之運動。

二本會廢止內戰之運動，得依下列表存行之：（一）平時本會應發佈公開之文字或演說，陳述內戰之罪惡，闡發和平之功效。（二）如有政治糾紛發生，足以引起內戰時，本會應勸告雙方信

任若何民意機關（正式國民代表機關未成立前，法定民間職業團體可替代之）調處之。任何一方絕對不得以武力解決。（三）不幸廢戰竟發生時，本會團體會員及各人會員應一致拒絕合作，更得採用和平適宜方法制止之。

三本會除專為廢止內戰運動外，不得為他種之行爲

四凡贊成本會宗旨者，不論個人，團體，性別，職業，黨派，勿須介紹均得簽名入會，並得由本會公開發表之。

五本會得設總事務所於上海並得設分事務所於必要地點。

六本會得設常務委員若干人，任期一年，組織常務委員會得議決及經理本會一切事務，因會員衆多，會區廣大，勢難招集大會，爲手續簡單便利起見，第一任常務委員及人選，由發起人決定公推之。第二任起，由常務委員會決定公推之。必要時，得設事務職員，亦由常務委員決定選任之。

七本會得設名譽委員若干人，由常務委員推舉之。

八本會不收會費其經費得向贊助團體及個人募捐，但不得向中央及地方當局或任何公家機關請求資助。

九本會應備一切事務章程，由常務委員會制定之。

十本會成立年限暫定爲五年，但期前若無內戰發生，認有勿須再運動廢止時，得提前解散之。

在第一條裏，資產階級已經狗性十足的代他的主人帝國主義者辯護了，但這是他們的天職，我們暫且不管，現在試拿比較重要的第二條看來，第二條裏面有三個辦法，這三個辦法裏面，沒有一句不是十足分毫洞，十分欺僞的。頭一個辦法是「宣傳內戰的罪惡，開發和平的功效。」在字面上我們沒有絲毫異議，可是問題在這裏，是資產階級向民衆這樣說呢？說：內戰的罪魁禍首完全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資產階級軍閥官僚，我們想澈底的廢止內戰想得到和平的功效就應該打倒這些無耻的貪污的吸血鬼。假如資本家不會這樣說，這就是表示這條辦法的無用。欺騙。第二個辦法是「政治糾紛發生足以引起內戰時勸告雙方信任若何民意機關調處之。」這條辦法在事實上可以說是十足荒唐空洞盡其欺騙能事的文句。國民黨資產階級官僚這幾年來向辦國民會議開軍，國難會議，盡量壓迫民衆，剝奪民衆的所有自由。我們小百姓還有什麼民意機關呢？我們小百姓爲了爭取真正的民意機關就應該和廢止內戰的辦法一樣首先來打倒你們這班違反民意的帝國主

義走狗。假如不然，什麼事情也不得不讓你們資產階級一手包辦的民意機關請幹，我們小百姓無從「調處」了。第三個辦法是「內戰發生時拒絕合作，用和平方法制止之」。這只有是他們資產階級才那麼囉嗦，資產階級要欺騙民衆時最喜歡用和平的字眼的，以前資產階級在內戰裏一方面供給戰費挑撥是非一方面又怕發什麼和平呼籲的通電。我們民衆已經相信和平和平一百八十個和平字眼也不過像張天師的符咒一樣沒有什麼效果的了，要想真正得到和平的話，除了用民衆的武裝澈底殺盡一切內戰的罪魁禍首還有什麼辦法呢？總括的看起來，資產階級廢止內戰的辦法那麼空洞，那麼騙人，原來是不足爲怪的，他們根本就是內戰的支持者，根本就無能也也沒有誠意來廢止內戰。在綱目第十條裏他們已經原原本本供出來了，他們在第十條裏說：「本會成立年限暫定爲五年，但期前若無內戰發生，認爲勿須再運動廢止時，得提前解散之。」把他爽爽直直翻譯成白話說就是說：「本會爲了使一切帝國主義走狗軍閥官僚資本家暫時妥協起來，挽救日下經濟的危機，壓殺一切革命運動，順利的拍賣中華民族利益，暫定五年爲期。但是經濟不需要五年就恢復常態了，革命運動不需要五年就完全壓殺了，我們軍閥官僚資本家待不到五年就急不容緩的要擴充地盤了，什麼內戰和平的字眼待不到五年就不用不養了；那麼，本會就不得不提前解散之。」事實就是這樣，資產階級無耻的貪婪的涎臉已經活躍紙上，資產階級的假慈善家而己粉碎無餘。我們民衆再不能受他騙，我們目前的任務是什麼呢？我們應該立即起來吧！工吧！課吧！操吧！耕組織義軍，驅逐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出境沒收帝國主義財產同時壓迫政府立即召集全權普選的國民會議組織民衆法庭，把一切內戰的罪魁禍首加以無情的審判！

一二師慘案與學生運動的中心任務 敬

西安慘殺·青年學生之被捕監禁·北平工學院同學被開除，被毆傷·師範大學同學被軍警包圍以至三四日之久·逮捕許多同學，中央·青島兩大學相繼被解散·迫使大多數同學陷於失學痛苦之中這樣的·一幕一幕的悲劇都在不久之前表演過了，然而這獨不盡他們的殘酷的獸行，更對保定二師同學大肆其淫威。始之以包圍·繼之以慘酷的屠殺，致赤手空拳·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死於非命者，達二十人之多·而罹傷待斃者，更幾倍於斯·統治階級把槍口對準全國學生，似乎非殺盡全國學生，不足以快其意，非此不足以言治事·事後則更盡其造謠誣蔑的能事。謂學生藏有若干槍械，首先向警察射擊等等。總之，現在統治階級已把學生當做了主要的敵人，帝國主義可以妥協，投降，而中國學生則非斬盡殺絕不可！

統治階級目前爲什麼對於學生這樣加緊防範，這樣殘酷的壓迫呢？這絕不是偶然的，這乃是學生運動本身發展必然的結果。目前學生運動底發展，不特普遍了全國各地，而且差不多已達到了其最高發展底階段：總的罷課·罷考·護校團之組織，武力馳逐其所不滿的校長等等·都在表示這個運動已到達最高階段。這就是說，若不急謀與其他革命運動，如工運，農運，以及片斷的政治運動·或總的政治運動匯合起來，連繫起來。這一運動便再無向上發展之可能；則勢必不可免的是：或是暫時的極短期的停滯在目前到達的階段之上（長期的停滯在任一個階段之中，都是不可能的），或是將此便向下漸漸沉寂，成爲一種潛伏的勢力。所以學生運動的發展到其最高階段，實是處於一種危機中。挽救這個危機，便是目前學生運動底中心任務。

反對教育底法西斯化，無疑地是目前學生運動底任務之一。教育底法西斯化，這是事實，誰也不敢也不能否認。上面敘述的一切事實，都在證明了這個。國民黨中央提出的教育整理案，政府解決學潮的決心，只是更使這法西斯化的教育進一步的具體的法西斯化·反對教育底法西斯化一口號·無疑地能使現在置身處地的青年學生·瞭解其所處之環境·與教育之一的趨勢，使學生運動有了政治綱領·雖然只是片面的·和局部的但是二師慘案以一切其他的學潮都更告訴了我們，統治階級保持牠的法西斯化的及教育，利用的是牠的政治力量，軍隊與警察。我們應該澈底地瞭解，教育底法西斯化，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也不是某個教育總長，某個校長單獨製造出來的，而是一般的政治的白色恐怖一般的法西斯化的統治之在教育上的實現。所以，反對教育底法西斯化固然是目前學生運動底任務之一，但如果，單從教育一方面努力，結果必然是碰壁的。

上海停戰簽定嗟字之後，統治階級拿東北三省及全國工業中心的上海，買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歡心，在對外關係上說，總算得到了眼前的暫時的相安，雖然還有許多不安，埋伏在最近的將來。但在另方面，却更引起了革命羣衆底不滿。統治階級爲着鞏固其已動搖的統治，爲着更求得帝國主義的歡心，便不惜以對付敵人的手段來對付革命的羣衆·解散各地的抗日會·逮捕抗日運動底積極分子，圍剿南方革命的農民……都一步一步地襲擊來了。教育底法西斯化·便是在這一般的政治的反動基礎上形成的。在這樣的情形下，若果只在教育本身範圍內而求教育問題的解決，換句話說·只是爲教育而反對教育底法西斯化·問題不是會得到澈底解決的。這樣，很顯然的，教育與政治是密切的關連着的，反對教育底法西斯化必須與總的政治鬥爭總的民主鬥爭密切地聯

繫起來，爭取教育制度底改善，必須與改革整個的政治制度相連繫，爭取教育經費獨立及整個的中國財政整理之一最小的部分，至若說到爭取學生自身的自由，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讀書等，這更是一般民衆應有的政治的初步權利。只有把這些鬥爭聯繫起來，聯合爲總的民族與民主鬥爭，只有總的民族與民主鬥爭底勝利，反對教育法西斯化的鬥爭，才能得到勝利。二師慘案以及西安案慘案中許多同學以赤血換得來這一點教訓，我們不能不認識清楚，並規定出今後的道路。

總結一句說，目前學生運動已發展到牠的最高階段，也就是牠處於再無望向上發展之可能的危機中了，若果牠不與其他政治鬥爭聯繫起來。挽救這一危機的唯一出路，只有把學生運動同總的民族與民主鬥爭聯合起來，連繫起來！

怎樣保衛蘇聯？

目前蘇聯處境的危險，是具體的，現實的，情形了；怎樣保衛這個以解放世界勞動者及被壓迫民族爲目的的社會主義祖國，是每一個革命家，每一個革命民衆的責任！

蘇聯目前的優越條件：是內部有經過三次大革命的紅軍基本隊伍，外部有世界各國的革命前期（注意：與前後不同）形勢，口英，西班牙，比利時，中國，印度的無產階級罷工鬥爭及農民土地鬥爭都有顯著的抬頭；特別是德國工人階級有與法西斯決戰勝利的可能。

可是牠的失敗與被推翻的危險，同樣的存在着，因爲蘇聯國內的領導者，還繼續着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政策，還不能廢除濃厚的官僚式的黨制及行政制度（如過份的鞭策集體農場的發展，以致與工業發展不相稱，如忽視工人工資問題等），

還不能改正錯誤的庸俗的政治估計，（如所謂幾年來高城並無世界革命高潮的「第二時期」等），還不能向蘇聯本國及世界無產階級公開承認一九二四年來德國，中國，英國，保加利亞等國革命的失敗教訓，還不能召回托洛斯基左派反對派歸國，還不能勇敢的接受左派的策略意見各「歐洲蘇維埃聯邦」及「與蘇聯經濟合作」的口號，如與德國社會民主黨聯合反法西斯（最近時勢嚴重方開始有些接受）；如在印度中國運用國民會議策略等。

我們在這種嚴重的局勢，單靠呼喊口號是不夠的，我們應該要有發動起革命民衆實際起來走向援助蘇聯，保衛蘇聯這一道路的具體辦法：

一，我們必須在工廠裏，農村裏，文化團體當中，廣從宣傳蘇聯存在的偉大意義，其對世界革命的幫助及經濟建設之偉大，教他們快快準備吧！示威，及自動武裝行動，反抗并消滅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戰爭。

二，我們此須就應該大家起來吧！工吧！課遊行示威要挾國民黨政府立即無條件與蘇聯恢復邦交，無條件與蘇聯正式通商，並與蘇聯建主反帝聯盟，我們更要更換牠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由人民自己來決定一切民族獨立，民族聯盟等問題，同時我們要自民衆指示出，我們只有趕快準備推翻中國內部資本家軍閥的政府，才能掃除障礙物，與蘇聯攜手。

三，我們必須喚醒東北義勇軍，農民自衛軍，勿受國內軍閥當農的領導，而應當自動與蘇聯攜手，並立即開始實行我們殖民地革命民衆武裝保衛蘇聯的任務。

四，我們必須用鬥爭手段，要求與蘇聯民衆發生日常的友誼關係，如互派工人。

五，學生代表，參觀國情，慰勞勞苦等。我們必須向蘇聯政府要求立即召請托洛斯基，拉可夫斯基等左派回國，主持當前萬分緊急的世界危勢。